歸安姚氏咫進齋藏書
長興張芾憲題

范史始立文苑傳而南齊梁陳隋皆曰文學今總曰文苑

後漢

杜篤　王隆史岑　夏恭子牙

傳毅　黃香　劉毅

李尤李勝　蘇順曹褒曹朔　劉珍

葛龔　王逸子延壽　崔琦

邊韶　張升　趙壹

劉梁　邊讓　酈炎

侯瑾　高勵　張超

禰衡

魏

魏不立此傳今取王粲一人爲編仍列徐幹等十三人于其下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劉楨　邯鄲淳

繁欽　路粹　丁儀　丁廙　荀緯

應璩　桓威

吳質

晉

應貞　成公綏　左思

趙至　鄒湛　東據

褚陶　王沈　蔡洪　張翰

庾闡　曹毗　李充

袁宏　伏滔　羅含

顧愷之　郭澄之

後漢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爲御史大夫篤少博學不脩小節不爲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

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乃效司馬相如揚子雲作論都賦一篇上奏之文甚典麗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闚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篤常嘆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爲吏辛氏秉義經武而篤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爲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子碩豪俠以貨殖聞

王隆字文山爲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爲郎後遷難河西爲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爲新汲令能文章所著詩賦銘詩凡二十六篇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爲謁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縱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爲衆所附擁兵固守獨得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爲文著賦

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年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
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
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
章句因作迪志詩一首以自勗毅又以顯宗求賢不篤
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諷建初中肅宗召文學之士
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
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
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
尊重請毅為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
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
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
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
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
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
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
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

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
所未嘗見書後香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
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
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常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帝
聞善之永和四年拜左丞秩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
累遷尚書令後以為東郡太守香上疏辭郡乞留備冗
官賜以督責職任之宮臺煩事以畢志願帝亦惜香
幹用久習事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

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清重而香亦祗勤物務憂心如
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訞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
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
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
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
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
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歲收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
農王制仕者不耕伐氷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
以賦民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

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文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
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
篇子瓊自有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永元中坐事奪爵毅
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
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
拜議郎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
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召詣東觀拜蘭臺令史稍遷

安帝時爲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
記後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尤上書諫諍順帝立遷樂安
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
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爲東觀郎著賦誄頌論數十
篇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間以才學見稱好養
生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
辭雜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亦有才
學著誄書論四篇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字秋孫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爲
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又五經博
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二等藝術整齊脫誤是正
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
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
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二十篇以辯萬物之
稱號云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性
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爲太守丞上
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爲校書
郎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
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二篇子延壽字文
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
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
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游學京

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爲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一首語亡切直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鵠賦以爲諷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內外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剌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讒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史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管仲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銷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爲陳留長不敢之職解印綬亡去冀追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仰誦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今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

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
桓帝時爲臨潁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再遷北
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爲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
凡十五篇
張升字彥眞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升少好學
多關覽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
賤如垂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嘆曰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
何益仕郡爲綱紀以能召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

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音促明威戮乎升對曰昔
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彊國
反其侵地君子仕不爲己職思其憂豈以久近而異其
度哉過黨錮去官後竟見誅年四十九著賦誄頌碑書
凡六十篇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
毫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後
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爲窮鳥賦
一篇言情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光和元年舉

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怖哉逢即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別坐也）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彊許通尚卧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六

遇而忽然（謂死也）柰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黍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吏遽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過遣主簿迎還壹報書略曰昔人或歷

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
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
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其嗟可去謝也可食但以關
節疢動膝炙壞潰請俟它日乃奉其情輙誦來貺永以
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
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
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梁宗室子孫而少
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
著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為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今此
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乎梁又著辨和同之論亦為世
所稱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
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碨磥（碨音猥磥音盧罪反）吾雖小宰
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
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
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
遷後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孫楨字公幹亦以文
才知名附載魏王粲傳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司馬相如之諷也其辭甚麗大將軍何進聞其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之既到署令史進以禮見之讓善占謝能辭對時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並脩刺候焉議郎蔡邕深敬之以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竊見令史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瑋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故有所不宜也邕竊悄邑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臠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爲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以高才

擢進屢遷出爲九江太守不以爲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搆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作詩二篇以自見其卒曰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其意氣如此炎後患風病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爲之誄讚以昭其懿德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爲資暮還輒爇古然字柴以讀書恒以禮自牧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作矯世論以譏刺當時而徙入山中單思著述以莫知於世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爲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新文數十篇多亡失西河人重其才皆不敢名之稱爲侯君云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家本單寒至彪爲諸生遊

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常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解[illegible]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若[illegible]公旦父文[illegible]九合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illegible]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慙遣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illegible]作箴以誡厲永邕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也後遷內黃令帝勑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徒蟠等病卒於官文章多亡子岱亦知名

張超字子並河間鄚人留侯良之後也有文才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儁征黃巾為別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共傳之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般卜滿反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

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
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
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
司馬伯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邪又問荀文若趙
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
惟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
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
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友上疏薦之於朝復數稱其才
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

數有恣言操頗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
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
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岑牟鼓角士冑也絞蒼黃之色次至衡
衡方爲漁陽參撾蹀躇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
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
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衵衣次釋餘服裸身而
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怍操
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
固當爾邪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

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勑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踈巾手持三尺稅杖（稅大杖也他活反）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三子敢爾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卧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

及到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爲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踈密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音亦）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游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

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山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云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垂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殮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魏（魏不立此傳今取王粲一人以爲編而附載徐幹陳琳等數人于後）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

琮令降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
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兼天下
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
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儁傑
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
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於天下及平江
漢引其賢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廻心望風而願治文
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
既建拜侍中粲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漢末喪亂舊儀

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時絕無玉佩粲識舊佩始復作
之今之玉佩受法於粲也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
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
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
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筭作
筭術畧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
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粲才既高辯論
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
筆不敢措手必咨於粲粲所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

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年四十一粲
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
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始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
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偉長廣陵陳琳孔璋陳留
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並見友善幹
聰識洽聞操翰成章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
學琳前爲何進主簿初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
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入諫
進以爲委兵授人必無成功祇爲亂階而已進不[illegible]

言竟以禍敗語在何進傳中琳後避難冀州袁紹使典
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
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
太祖愛其才而不咎也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
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
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嘗作檄
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時疾發卧讀琳所作翕
然而起曰此可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又使瑀作書與
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

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楨各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祖奉伯父邵皆博學有著述漢史有傳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楨文辭巧妙文帝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工死欲借取以爲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汚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

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脩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所作類如是故特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刑竟署吏是時琳等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帝與元城令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

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亦一時之儁也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其後瑒弟璩璩子貞瑀子籍又譙郡嵇康下邳桓威咸以文章顯名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文章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中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九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

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皇羲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于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為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匹欽字休伯以文章機辯少得名於汝潁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為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郎像以才兼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為奏承指致融罪語在融傳中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材而畏其筆也後為祕書令坐法伏誅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為之歎惜及即帝位特用其子為長史儀字正禮父沖宿與太祖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

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
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沖爲
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太
祖以沖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爲令士雖未見欲以愛
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月不
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
辟儀爲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掾好士也即使其
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視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
得尚公主而與臨菑侯親善數稱其材太祖有意欲立植

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理儀罪轉儀爲右刺姦掾
欲令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
爲泣涕而不能救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廙字敬禮
儀之弟也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爲黃
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
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
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爲之死
實天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求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
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爲嗣

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與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
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
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
猶相知非一事一物相處非一旦一夕況名公加之以
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
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廙不
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文帝即王位遂與
兄儀並誅脩字德祖太尉彪之子也脩事附載其高祖
太尉震傳中脩頗爲太祖所器自太子已下並爭與交

好而臨菑侯植尤降意投脩脩亦傾心於植每當就植
慮事有闕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勑門下教出
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速推問始泄太祖遣
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勑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爲
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脩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
命可斬守者植從之太祖後知其交構又深慮始終之
變遂因事誅脩脩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
五篇傳於世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
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

初四年卒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文明帝世
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
秉政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然多切
時要世共傳之復爲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貞籍及
康晉史各有傳威景初中出自孤微年十八著渾輿經
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爲安成令先
是文帝所與書者吳質濟陰人字季重才學通博帝爲
世子時甚禮愛之出爲朝歌長遷元城令臨菑侯屢有
奪嫡意而楊脩與丁儀兄弟爲之地世子患之以車載

廢麗內質與謀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
曰何患明日復以麗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
白必推推而無驗則罪在彼矣世子從之脩果復白而
推驗無人太祖由是疑焉其後太祖嘗出征世子及臨
菑侯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太祖
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質耳語世子曰王當行流涕可
也及辭世子泣而拜太祖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
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質之權數多此類始與爲單家
少遊遨貴戚間蓋不與鄉里相浮沈故雖已出官本國

猶不與之士之及文帝踐阼深惟舊事徵質與車駕會
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都督幽并諸軍事
治信都太和四年入爲侍中質自以不爲本郡所饒謂
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行年八十
不能老爲君溺攢也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行謚曰
醜侯質子應上書論枉至正元中改謚威應晉尚書
應子康亦至大位

晉

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漢至魏

世以文章顯軒冕相襲爲郡盛族貞善談論以才學稱
夏侯玄有盛名貞詣玄玄甚重之舉高第頻歷顯位武
帝爲撫軍大將軍以爲參軍及踐阼遷給事中帝於華
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帝稱賞之時初置六子中庶子
官貞與護軍長史孔恂俱爲之後遷散騎常侍以儒學
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永施行泰始五年卒文集行於
世弟純純子紹永嘉中至黃門郎爲東海王越所害純
弟秀秀子詹皆有傳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

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飢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
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盛舍綏謂有
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作賦美之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
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古人未之有
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爲天
地賦綏又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爲
嘯賦二賦世皆稱之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爲
絕倫薦之太常徵爲博士歷祕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
與華受詔並爲詩賦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泰始九年

卒年四十三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illegible]於世
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
子因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才能擢授殿中
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
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
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唯以閒居爲事造齊都
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
著作郎安平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
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

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濟南劉逵注吳蜀而序之陳留衛瓘又爲思賦作略解自是之後盛重於時司空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富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服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祕書監賈謐請講漢書

誅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冏命爲記室辭疾不就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趙至字景眞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

到山陽求康不待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及康卒至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隨到滇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乃向遼西而占戶焉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叙離并陳其志辭義慷慨為世所傳至身長七尺四寸議論精辯有從橫才氣遼西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告仍戒以不[illegible]

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見稱精審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歐血而卒時年三十七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也父軌魏左將軍湛少以才學知名仕魏歷通事郎大學博士泰始初轉尚書郎廷尉平征南從事中郎深為羊祜所器重入為太子中庶子太康中拜散騎常侍出補勃海太守轉太傅楊駿長史遷侍中駿誅以僚佐免官尋起為散騎常侍國子祭

酒轉少府元康末卒所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爲時所重初湛嘗夢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遂厚加斂葬葬畢遂夢此人來謝子捷字太應亦有文才永康中爲散騎侍郎及趙王倫篡逆捷與陸機等俱作禪文倫誅坐下廷尉遇赦免後爲太傅參軍永嘉末卒

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父避仇改焉父叔偉魏鉅鹿太守據美容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爲山陽令有政績遷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爲從事中郎軍還徙黃門侍郎冀州刺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卒時年五十餘所著詩賦論四十五首遇亂多亡失子腆字玄方亦以文章顯永嘉中爲襄城太守弟嵩字臺產才藝尤美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爲石勒所殺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唐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磑二賦見者奇之陶常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

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吾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補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州之德不孤川岳之寶不匱矣遷九真太守轉中尉年五十五卒

王沈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沈浮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以自譬其文甚佳是時王政陵遲宦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千里閭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

至著對儒一篇以自釋後累遷至光祿勳卒凡所著文筆十五卷傳於世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也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柏樹嘗爲盜賊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以爲學者之誡征北將軍褚裒引爲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許之爲縣試問之充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爲大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

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爲永制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充注尚書及周易旨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十首行於世子顒亦有文義多所述作郡舉孝廉充從兄式以平隱著稱善楷隸中興初仕至侍中

袁宏字彥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詞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尚爲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云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

之耳温疑其不實乃曰君欲為何辭宏即答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為允也温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常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公勳蹟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贊胡奴乃止後為三國名臣頌及從桓温北伐又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温坐温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

於虞舜者疫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勝温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絶於余心慨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性彊正亮直雖被温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同在温府府中呼為表伏宏心耻之每歎曰公之厚德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謝安常賞其機對辨

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荅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宏見漢時傅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太元初卒於東陽時年四十九又撰後漢紀三十卷及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首傳於世三子長超子次成子次明子明子有父風最知名官至臨賀太守

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也有才學少知名州舉秀才辟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溫引爲參軍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遊從溫伐袁眞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溫稱賞之壽陽平以功封聞喜縣侯除永世令溫薨征西將軍桓豁引爲參軍領華容令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預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遷游擊將軍著作如故卒官子系之亦有文才

歷黃門侍郎侍中尚書光祿大夫也曾祖彥臨海太守父綏榮羅令宇君章桂陽耒陽人也曾祖彥臨海太守父綏榮陽太守令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漸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令父嘗寧新淦新淦人楊姜後爲令州將引令爲主簿令儻然不顧姜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姜去職令送之到縣新淦人以爲舊寧之子咸致賂遺令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推伏焉後爲郡功曹

更兇以爲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令爲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尋轉州主簿後桓溫臨州又補征西參軍溫嘗使令詣尚有所檢勑令至不開郡事尚與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勑事令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令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亦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解令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牀織葦爲席而吾布衣蔬食晏如也溫嘗與僚屬讌會令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

而已徵為尚書郎溫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戶曹參軍
俄遷宜都太守及溫封南郡公引為郎中令尋徵正員
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仍轉廷尉長沙桓王加
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合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
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焉年七
十七卒所著文章行於世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
博學有才氣嘗為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山康琴不
嘗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桓溫引
為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
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
哭狀其可見平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似傾河注海愷
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為殼仲堪參軍亦深被眷接
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
家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家眞破家帝出
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還至荊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
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桓
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

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纏根樹旒旐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淅米劒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愷之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戒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愷之曰四體研蚩本無關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隣女挑之弗從愷之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

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常云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像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像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廚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

之登仙了無怪色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
戲弄又好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愷之作洛生詠
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
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
令人代己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
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
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
其不見己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
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

才絕畫絕癡絕年六十二卒於官所著文集及啓矇記
行於世
郭澄之字仲靜太原陽曲人也少有才思機敏兼人調
補尚書郎出爲南康相值盧循作逆流離僅得還都劉
裕引爲相國參軍從裕北伐既冠長安裕意更欲西伐
集寮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合西向誦王粲
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裕意便定謂澄之曰當
與卿共登霸陵岸耳因還澄之位至裕相國從事中郎
封南豐侯卒於官所著文集行於世

文苑傳第一　通志一百七十五

文苑傳第二　通志一百七十六

南齊

丘靈鞠　檀超　熊襄　吳邁遠　超叔父道鸞

卞彬　諸葛最　袁嘏　高爽　孫抱

丘巨源　孔廣　孔逭　虞通之　虞龢　司馬憲　袁仲明　孫詵

王智深　崔慰祖

祖沖之　子暅之　暅之子皓　來嶽

賈淵

梁

袁峻　劉昭 子縚緩
鐘嶸　周興嗣
吳均 江洪　丘遲 從子仲孚
劉勰　何思澄 子朗 費昶　王子雲
任孝恭　顏協 范懷約 韋仲　謝善勛
紀少瑜

陳

杜之偉　顏晏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阮卓

後魏

袁躍　裴敬憲
盧觀 弟仲宣　封肅
邢臧　裴伯茂
邢昕　溫子昇 荀濟

北齊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茹瞻 劉遜

荀士遜

後周

王褒 庾信

顏之推 弟之儀

隋

虞世基 子熙 柳晉

許善心 李文[illegible]

明克讓 劉臻

崔儦 王頍

諸葛穎 王貞

孫萬壽 虞綽

王胄 庾自直

潘徽 常得志 尹式 劉善經 [illegible]吾[illegible]

孔德紹 劉斌

南齊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祕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東陽州辟從事詣[illegible]軍沈演之演之謂曰身昔為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illegible]處政如今日

卿將來復如此也舉秀才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
亡靈鞠獻挽歌三首云雲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擿
其句嗟賞後爲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至事禁錮數年
褚淵爲吳興太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
敦耳乃啓甲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記論久之除太尉
參軍昇明中爲正員郎兼中書郎時方禪讓高帝使靈
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勑知東宮手筆嘗還
東詣司徒褚淵淵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
曰脚疾亦是大事卿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其彊

切如此不持形儀唯取笑適尋又掌知國史武帝即位
爲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苦官願數遷使
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未幾二年頓驍騎將軍靈鞠不
樂武位謂人曰[illegible]地方數千里
士子風流[illegible]
死有餘罪[illegible]人物在沈深座
見王儉詩[illegible]何如我未進時
此言遂達[illegible]
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illegible]不進才亦退

矣遷長沙王重駒長史卒著江左文志蘇序起太興訖
元熙文集行於世子遷在梁文苑中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嶷之字[illegible]宗宋南琅邪
太守父道處字萬壽位正員郎超少好學放誕任氣解
褐州西曹時蕭惠開為別駕超與抗禮惠開自以地
位居前稍[illegible]專而超[illegible]嚮儆不以地勢推之張目
謂曰我與卿俱起一[illegible]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
以一爵高[illegible]太后惠[illegible]姑長沙[illegible]主道憐妃[illegible]
祖姑也故超[illegible]之[illegible]然更為加頸之交後舉

秀才累遷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談詠舉[illegible]靡
自比晉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為優也
高帝嘗愛之後為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
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
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著十志律歷禮樂天
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馬彪
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
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為始又以帝女體自皇家
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烈女傳於是詔內外詳

議僕射王儉議以爲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録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録置當加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水火之精是爲日月推此而言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多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烈女傳詔除日月災沴天文餘如儉儀超既與物論多忤而史功復未就遂徙交州於路見殺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之齊書名爲河洛金匱又有吳邁遠者好爲篇章宋明帝聞而召之及見曰此人連絕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嗤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爲者乎超叔父道鸞字萬安位國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卞彬字士蔚濟陰冤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弱

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彬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高帝輔政袁粲劉秉王蘊等皆不同而沈攸之又稱兵反粲蘊雖敗攸之尚存彬意猶以高帝事無所成乃謂帝曰比聞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蘊居父憂與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謂沈攸之得志褚淵當敗故言哭也

列管謂簫也高帝不悅及彬退曰彬自作此後嘗於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爲齊王彬曰殿下即東宮爲府則以青溪爲鴻溝鴻溝以東爲齊以西爲宋仍詠詩云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鳥爲枯魚賦以喻意後爲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蚤蝨蝸蟲蝦蟆等賦皆大有指斥其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縕有生所託資其寒暑倍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踈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

澣沐失時四體氄氄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蝨猥流淫癢渭濩無時恕肉探揣擭撮日不替手蝨有朝生暮死若吾之蝨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復不懃之討捕孫孫子子三年五歲焉其略言皆實録也又爲禽獸決録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豬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狠謂呂文顯豬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呂文度其險詣如此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蝌斗唯唯羣浮闇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後歷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嗣記室彬性喜飲酒以瓠壺瓢勺杭皮爲具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下田居婦爲傳蠶室或謂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北耳後爲綏建太守卒官永明中琅邪諸葛最爲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繫東冶作東冶徒賦武帝見而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言應須大材迮之不爾

飛去建武末爲諸暨令被王敬則賊所殺時有廣陵高
爽博學多才劉蒨爲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
甚銜之俄而爽代蒨爲縣蒨遣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
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所以答云劉蒨餉晉陵令耳何
關爽事又有人送書與爽告困躓云比日守羊困苦爽
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孫抱爲延陵縣爽又詣
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閤下過取筆書鼓云徒
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爽機
悟多如此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

赦免卒抱東莞人父廉吳興太守抱善吏職形體肥壯
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
丘巨源蘭陵人也少舉丹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
明五年勑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
明帝即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王景文
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
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高帝自啓勑板
起之使留都下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
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

曰臨幾新亭獨能抽筆弗顧者唯有丘巨源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如何使桂陽得志身若不轅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孰可念巨源竟不被申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武帝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鄴乃以爲餘杭令初沈攸之事起高帝使巨源爲書檄荊州巨源以此又望賞異故意常不滿明帝爲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時又有會稽孔廣孔逭皆才學知名廣字淹[illegible]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咸美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每數云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仕至揚州中從事逭抗直有才藻制東都賦于時才士稱之陳郡謝瀹年少時遊會稽還父莊問入東何見見孔逭不見重如此著三吳決錄不傳卒於衛軍武陵王東曹掾又時有虞通之虞龢司馬憲袁仲明孫詵等皆有學行與廣埒名通之龢皆會稽餘姚人通之善言易至步兵校尉龢位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憲字

景思河內溫人待詔東觀爲學士至殿中郎口辯有才
地使魏見稱於北仲明陳郡人撰晉史未成而卒初仲
明與劉融卞鑠俱爲袁粲所賞恒在坐席粲爲丹楊尹
取鑠爲主簿好詩賦多譏刺世人坐徙巴州詵字休羣
太原中都人愛文章尤好賞泉石卒於御史中丞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
文好飲酒拙澁乏風儀爲豫章主大司馬參軍兼記室
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約疑立袁粲傳以審武
帝武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宋孝武明帝

諸褻黷事上遣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
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勑智
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
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武帝後召
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武帝崩隆昌
元年勑索其書智深遷爲[illegible]士司徒參軍坐事免官
家貧常餓五日不得食掘[illegible]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
志分給其衣食[illegible]
崔慰祖字悅宗[illegible]人也父慶[illegible]永明中爲梁

州刺史慰祖解[illegible]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
弟又未有子胤[illegible]滅性政當[illegible]羞耳如何絕鹽
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illegible]之資家財千
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爲日字自字之器[illegible]乎遠近料得
父時假貰文疏謂族子紘曰彼[illegible]當見還彼無吾何
言哉悉焚之好學聚書至[illegible]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
假借日數十帙慰祖親自[illegible]未嘗爲辭爲始安王遙
光撫軍刑獄兼記室遙光好棊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
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

及平原劉孝標並碩學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
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
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者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
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嘆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
此慰祖賣宅須四十五萬買[illegible]六寧有減否答曰誠異
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買四十六萬一萬見
與慰祖曰聞君欺人豈我心[illegible]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
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illegible]陽丞劉渢素善遙光
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illegible]渢謂之曰卿有老

母宜出命門者一云[illegible]祖詣闕自首繫　病卒慰祖
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　四十卷半成臨卒與
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入漢所漏二百餘
事在廚簏可檢寫之以存上　心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
數本付護軍諸從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
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又令以棺親土不須甎勿設
靈座
祖沖之字文遠范陽遒人也曾祖台之晉侍中祖昌宋
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沖之少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
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
始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爲密沖之
以爲尚踈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歷者
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歷位爲婁縣令謁者僕射
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
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高帝輔政使沖之追脩古法沖
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亦司方如一馬鈞以來未之有
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車帝使與沖之各
造使於樂遊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而焚之晉

時杜預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宮見沖之歷法啓武帝施行文惠尋薨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欲使沖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竟不行沖之解鍾律博亦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口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水碓磨武帝親自臨觀又特善筭永元二年沖

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子暅之字景爍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無以過也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歷時尚未行梁天監初暅之更脩之於是始行焉位至太舟卿暅之子皓志節慷慨有文武才畧少傳家業善筭歷梁大同中為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蔽匿廣陵人來嶷乃說皓曰逆豎滔天王室如燬正是

義夫發憤之秋志士忘軀之日附君荷恩重世又不爲賊所容今逃竄草間知者非一危亡之甚累棊莫喻董紹先雖景之腹心輕而無謀新尅此州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一壯士之任耳今若糾率義勇立可得三二百人意欲奉戴府君勦除兇逆遠近義徒自當投赴如其尅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事生理外百代之下猶爲梁室忠臣若何皓曰僕所願也死且甘心嶷乃爲要勇士耿光等百餘人襲殺景兗州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告人蕭勔爲刺史結東魏爲援馳檄遠近將討景

景大懼即日率侯子鑒等攻之城陷皓見執被縛射之箭遍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而射之來嶷字德山幼有奇節兼資文武既與皓舉義邵陵王承制除步兵校尉秦郡太守封永寧縣侯及皓敗嶷并兄弟子姪遇害者十六人子法敏逃免仕陳爲海陵令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亞之驃騎參軍世傳譜學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昭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證果然由是

見遇勑淵注郭子昇明中高帝嘉淵世學取爲驃騎參
軍武陵王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
使淵撰見客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
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習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
令史書史撰定繕寫藏於秘閣及左户曹淵父及淵三
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袠七百餘卷該究精悉
皆如貫珠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
淵參懷撰定建元初淵遷長水校尉傖人王泰寶貢襲
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啓明帝淵坐被收當極法子棲
長謝罪稽顙流血[illegible]哀之免淵罪後爲北中郎參軍
卒年六十二撰氏[illegible]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世

梁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峻
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
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訥言語工文辭武帝雅
好辭賦時獻文章於南闕者相望焉天監六年峻乃擬
揚雄官箴奏之帝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
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爲二十卷又奉勑與陸倕各

製新闕銘云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勑太子諸王並往弔慰官至少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七歲通老莊義既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稱賞之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中軍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于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書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爲剡令卒官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一卷文集十卷子縚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位尚書祠部郎著先聖本記十卷行於世縚弟緩字含度爲湘東王中録事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迭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見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軍參軍嶸與兄岏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爲國子生明周易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建武初爲南康王侍郎時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自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爭自啓聞取決詔勑

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於是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
最爲繁密嶸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
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
書奏上不懌謂太中大夫顧暠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
務卿識之不答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
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
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上不顧而他
言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未能盡
改前弊嶸上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即戎官以

賄就揮千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
將塡街服既纓組猶爲臧獲之事職雖黃散尚躬胥役
之徒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
十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澆競若吏
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傖楚
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請求直乞虛號而已勑
付尚書行之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寧朔記室專
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
此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遷

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
嶸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
齊永明中桓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
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尚微故稱獨步然雖辭密於范
而意淺於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頃之卒官岏字長
丘位建康令卒著良吏傳十卷嶼字季望永嘉郡丞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後也興嗣世
居姑熟年十三遊學京師積十載餘遂博通記傳善屬
文嘗步歸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世
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
[illegible]中謝朏爲吳興太守唯與興嗣共談而已及罷郡大
談薦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武帝革命興嗣奏休平
賦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成國侍郎令直華林省其
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爲賦帝以興
嗣爲工擢拜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是時武
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勑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
成俱奏帝用興嗣者自題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
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文每奏帝輒稱善賜金帛

後在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興嗣兩手先患風疽是年又染癘疫左目偏盲帝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疏治風疽方以賜之任昉又愛其才常曰興嗣若無比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七年爲給事中直西省周捨奉勑注武帝所製歷代賦啓興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齊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斅之謂爲吳均體均嘗不得意贈惲詩而去久之復來惲遇之如故弗之憾也薦之臨川靖惠王王稱之於武帝即日召入賦詩帝悅焉待詔著作建安王遷江州以均爲國侍郎還除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至是書成奏之書稱帝爲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謂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勑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勑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

迄濟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
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
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
二十卷先是有濟陽江洪工屬文為建陽令坐事死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齊車騎長史靈鞠之子也遲
八歲便能屬文靈鞠嘗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
士何點並見而異之在齊以秀才累遷殿中郎武帝平
建鄴引為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
遲文也及踐阼遷中書郎待詔文德殿時帝著連珠詔

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坐事免乃獻責躬詩上
優辭答之後出為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為有司所糾
帝愛其才寢其奏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侵
魏以為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
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侍郎遷司空從事中
郎卒官遲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者詩評云范雲婉轉清
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
而秀於敬子其見稱識者如此遲從子仲孚字公信少
好學讀書嘗以中宵鍾鳴為限從祖靈鞠常稱為我家

千里駒齊永明初爲國子生二十餘日東南之美復見丘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羣盜爲之計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畧羣盜畏服所行皆果故亦不發後爲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爲屈明帝即位爲曲阿令會稽太守王敬則反乘朝廷不備反閒至京前鋒已屆曲阿仲孚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敬則軍至遇瀆瀉果頓兵不得進遂敗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傳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傳琰父子沈憲劉玄明兩繼

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齊末政亂頗有贓賄爲有司所舉將見收竊逃還都會赦不問武帝踐阼復爲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人敬服號稱神明政爲天下第一後爲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累遷豫章內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仲孚爲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祖靈眞宋司空秀之之弟父

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録而序之定林寺藏經乃勰所定也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兼東宮通事舍人是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尋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時昭明太子重文學之士深愛接之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廼小子之垂夢歟蓋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其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然勰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有勑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啓求出家先

燔髮鬢以自誓勑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期而
卒文集行於世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郯人也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
在官清廉不受禮遺夏至節忽牓門受餉數日中得米
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思澄少勤學工
屬文爲游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約
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傳昭嘗請
思澄製釋奠詩辭文典麗天監十五年勑太子詹事徐
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逼略勉遂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
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思澄重
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常昔作名一
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婁
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齎名必盡自廷尉正遷書侍
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
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糺彈官印綬在前故
也後除安西湘東王録事參軍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徐
勉周捨以才具當朝並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後卒
於宣惠武陵王中録事參軍有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

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
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
謂宜在已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
精理嘗爲敗冢賦擬莊周馬棰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
中爽爽有子朗卒於國山令年二十四文集行於世王
子雲太原人及江夏費昶並爲閭里才子昶善爲樂府
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勑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郎
惲博物卞蘭巧辭束帛之賜寔唯勸善可賜絹十匹子
雲嘗爲自弔文甚美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農
夫弟候伯位輔國將軍行湘州事並任將帥孝恭幼孤
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
讀一遍諷誦畧無所遺外祖丘它與武帝有舊帝聞其
才學召入西曹撰史初爲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爲司文
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勑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啓
撰武帝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爲文
敏速若不留思每奏輒稱善累賜金帛少從蕭寺雲法
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

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太清三年侯景寇逼孝恭啓募兵緤蕭正德正德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閉侯景獲之使作檄求還私第檢討景許之因走入東府城陷景頗斬挫之文集行於世

頠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晉侍中含七世孫也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鎮荊州以爲錄事參軍及即位兼御史中丞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頗逼真也荊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能爲八體六文六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勛爲錄事參軍仲爲中兵參軍府中以協優於韋仲而減於善勛善勛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胷襟坦夷有士君子之操焉協家雖貧素而脩飾邊幅非車馬未嘗出游湘東王出鎮荊州以爲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協勇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

養恩居喪如伯叔禮議者甚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
顯達恒辭徵辟游於蕃府而已及卒元帝甚歎惜之爲
懷舊詩以傷之協所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
行於世其文集二十卷遇火湮滅子之儀之推並早知
名在周文苑傳

紀少瑜字幼瑒丹楊秣陵人也本姓吳養于紀氏因而
命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爲人年十三能屬
文初爲京華樂王儒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
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
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進年十九始
游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皦雅相欽悅時皦有疾
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玄言善談吐辯捷如流爲晉安
國中尉晉安即簡文也深被恩遇後侍宣城王讀當陽
公爲郢州以爲功曹參軍轉輕車限內記室坐事免大
同七年始引爲東宮學士邵陵王在郢啓求學士武帝
以少瑜充行少瑜善容貌工藁草吏部尚書到溉嘗曰
此人有大才而無貴任將拔之會溉去職後除武陵王
記室參軍卒

陳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唐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請之偉幼精敏有逸才年十五遍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勑勉撰定儀注勉以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啓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抄撰羣書各爲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偉爲序後兼太學限內博士大同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回登歌詞尚書參議令之偉製其文伶人傳習以爲故事再遷安西邵陵王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彊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爲廊廟之器侯景之亂之偉逃於山澤武帝爲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餘並如故之偉求解著作優詔不許再遷太中大夫仍勑撰梁史卒官文集十七卷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除邵陵王府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

使晃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曰猶當少於宮中學士當時以爲善對侯景之亂奔荆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天嘉初累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卒贈司農卿謚曰貞子晃家世單門傍無親援而介然脩立爲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偏得事理有文集二十卷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官至吳寧令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加歎異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座勑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析從橫左右莫不嗟服仍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年十八豫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內博士尋爲壽光學士司義郎太清元年表試吏除南沙令承聖二年除晉安宣惠王府中記室參軍時蕭勃據嶺表遣之敬宣旨慰喻會魏尅江陵仍留廣州大建

初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累遷南臺書侍御史征南府
諮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
爲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
每母忌日營齋必躬自洒埽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
稱之十一年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子德潤有父風位
中軍吳興王記室
何之元廬江灊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書侍御史父法勝
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梁天監末司
空袁昂表薦之因得召見累遷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
望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
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大德薄任隆必近覆敗
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侯景之亂武
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
自成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人庶抗表請無行王以
爲沮衆囚之元于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
劉棻之郡俄而魏尅江陵劉棻卒王琳召爲記室參軍
及琳立蕭莊爲帝署之元爲中書侍郎王琳敗齊主以
爲揚州別駕所居即壽春也及衆軍北伐湘州刺史始

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齎書召之之元始與陳朝有隙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遂隨咸至湘州再遷中衛府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絕人事著梁典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爲三十卷陳亡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三年卒於家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父僧懽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祕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年十五以文筆稱家有史書所讀近三千卷試策高第授東宮學士梁大同中爲候官令甚得人和侯景之亂至廣州依蕭勃勃平還都天嘉中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太建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戶部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銓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北部郎賀循長史劉刪等爲會之交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遊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後[illegible]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別駕帶東海[illegible]太都陽王爲江州刺史伯陽常奉使造焉王率府[illegible]伯陽登匡嶺置讌酒酣命

筆賦劇韻三十伯陽輿祖[illegible]豐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
後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illegible]事聞姊喪發疾卒
張正見字見賾清河東武[illegible]人也祖善之魏散騎常侍
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illegible]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
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illegible]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
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illegible]之梁元帝即位爲彭澤令
屬喪亂避地匡俗山武帝[illegible]禪正見還都累遷尚書度
支郎撰史著士卒有文集十四卷其五言尤善
阮卓陳留尉氏人也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岳陽

王府記室參軍卓幼而聰敏[illegible]志經籍善談論尤工五
言詩性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遇疾卒卓時年十
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累日屬侯景之亂道路阻絕
冒履險難載喪還都形容毀敝哭不絕聲賊皆哀而捨
之渡彭蠡湖遇風船幾沒[illegible]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
息人以爲孝感所致天嘉[illegible]除新安王府記室參軍
帶撰史著士及平歐陽紇[illegible]文阯夷獠往往聚爲寇鈔卓
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illegible]郡地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
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illegible]身而還時論伏其廉後爲始

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乃[illegible]後主謂羣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爲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話[illegible]隋文帝夙聞卓名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illegible]談宴賦詩賜遺加禮還除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illegible]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脩山池卉木招致賓友[illegible]酒自娛陳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因遘疾卒

後魏

袁躍字景騰陳郡項人撫軍將軍翻之弟也翻自有傳躍博學雋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翻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歷位尚書郡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正始初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遣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爲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爲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無子兄翻以子聿脩繼聿脩列在齊史

裴敬憲字孝虞河東聞喜人贈秦州刺史聞喜侯駿之

孫也父宣位南秦州刺史附載駿傳敬憲少有志行學
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為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
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歎美之司州牧
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
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
重後進咸共宗慕之中山王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
詩言別皆以敬憲為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美
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
鄉里孝昌中絳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
約束不得焚燒其為世所服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
郎謚曰文
盧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與散騎常侍玄同宗四世祖
溥附載玄傳中父光宗位尚書郎觀好學有雋才舉秀
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
雋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遷尚書儀
曹郎孝昌元年卒觀弟仲宣小名全才學優洽乃踰於
觀但文體頗細兄弟俱以文章顯論者美之位太尉屬
孝莊帝初遇害河陰仲宣及兄觀並無子文集莫為撰

次罕有存者仲宣弟叔彪齊史自有傳

封肅字元邕勃海蓨人都坐大官懿之族玄孫也伯父琳叔父回皆歷位通顯附載懿傳肅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尚書左中兵郎中性恭儉不妄交游唯與崔勱勱從兄鴻尤相親善所制文字多亡失存者十餘卷

邢臧字子良河間鄚人也父蚪光祿少卿蚪附載其從子撫軍將軍巒傳臧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考上第爲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爲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世稱其理博出爲本州中從事雅爲鄉情所求安中徵爲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平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民愛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州啓臧爲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臧和雅性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爲特進甄深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並結友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叙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

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子恕涉學有
識悟齊武平末尚書屯田郎隋開皇中尚書侍郎卒於
沂州長史
裴伯茂河東聞喜人吏部尚書延儁之族子也父叔義
司徒從事中郎伯父仲規贈河東太守附載延儁傳
規無子叔義以伯茂後之伯茂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
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二繼西討引為鎧曹
參軍及征絳蜀陳雙熾為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
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以平薛鳳等賞平陽

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illegible]為中書侍郎永熙
中孝武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僚以伯茂為文學後
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疎傲久不徙官[illegible]
豁情賦以自寄天平初遷鄴文為遷都賦二年因內宴
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童武王[illegible]哲景哲遂申啓稱伯茂
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黎擊案傍汚冠服禁庭之內令
人挈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伯茂既出後其伯遂與兄
景融別居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
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歎伯焉伯茂末年劇飲不已

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
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
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
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直酒設祭哀
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
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交寄以示收收時在晉
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
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
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謚曰文
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
繼
邢昕字子明安東將軍臧之從子而撫軍將軍巒之猶
子也父偉尚書郎昕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
才情解褐盪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
神雋奏昕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
光祿大夫時言冒竊官級為中尉所劾免官乃為述躬
賦以自釋未幾受詔與祕書監常景典儀注事孝武帝
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為錄義永熙末昕

入爲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鄉里既而復徵時梁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聘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爲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功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游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游道有慙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鬬於江南齊文襄選擬昕爲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宋彭城王義康戶曹參軍避難歸魏家于濟南寃句因爲其郡縣人焉父暉兗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懃不倦以夜繼晝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

詣深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深怪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深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是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爲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彈文皆委焉以憂去任服闋還爲奉朝請李神儁行荊州事引兼錄事參軍被徵赴省神儁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illegible]所以發嘆宜速遣赴無踵彥雲

[illegible]矣子昇於是得還省及廣陽王深爲東北道行臺召爲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時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深獨沈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其見重作者如此深破走高車珍貲盈滿衆皆競取子昇獨取絹四十匹而已深爲葛榮所獲子昇亦被執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師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勵精不已及孝莊即位以子昇爲南主客郎中脩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

錄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
元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為此便相放黜乃寢
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
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
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為行
臺郎中天穆深知賞之元顥入洛陽天穆召子昇問曰
卽欲向京師為隨我北度對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
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
使京師奉迎大駕相支之舉也捨此北度竊為大王

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為中書舍
人莊帝還宮為顥任使者多所廢黜而子昇復為舍人
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討除正員郎仍舍人及
帝殺爾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
遇子昇抱詔書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勑榮不
視之爾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而得免永熙中為侍讀
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
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梁使[illegible]子昇文筆傳於江
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

一百六陽夏守傳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仲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僥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引子昇爲大將軍諮議參軍子昇前爲中書郎嘗詣梁客館受國書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草易作逋峭難爲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怛死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游道收葬之又爲集其文筆爲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豫其間所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弟子盛州主簿有文才年二十餘卒荀濟字子通其先潁川人世居江右齊初與梁武帝爲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於楯上磨墨作檄文或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人好亂者也濟又上書譏佛法言營貲太甚梁武將

誅之遂奔魏館于崔陵家及是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
爲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辯曰自傷年幾摧
頹功名不建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欲挾天子誅
權臣齊文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之曰荀公何意反濟
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謂反於是燔殺之鄴下士夫多
傳濟音韻

北齊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慎仕魏歷鴈門咸陽二郡太
守政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
謚惠侯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並爲州主簿僕射臨
淮三彧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勑除奉朝請鴻
勳拜官而不謝彧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
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
事從而謝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後咸陽王徽奏
鴻勳爲司徒法曹參軍及赴洛徽謂曰臨淮相舉竟不
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爲謝恩轉廷尉王
去官歸鄉里神武嘗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
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

天保初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羣書有才思文議之美少與趙郡李謇齊名爲邢魏之亞而訥於言敏於行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侍御史脩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文宣初嗣輔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爲中書郎遇病而止廣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有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國而恍忽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資產屢空藥石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率無私爲士流所愛故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焉嘗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七卷託魏收爲之序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並無官宦而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栢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好學其兄仲以造氈爲業亦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爲人弟獨受安逸可無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曰汝欲謹小行邪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嘗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勉遜貌醜陋有才氣屬本州淪陷

寓居鄴中爲臨漳小史縣令裴鑒莅官清苦致白雀等
瑞遜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爲主簿仍薦之於
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勃海封孝琰等爲暹賓客人
有譏其靜嘿不能趨時者遜常服東方朔陸沈世俗避
世金馬之論遂借陸沈公子爲主人擬客難制客誨以
自廣後崔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城王旭時亦在坐欲
命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爲王參
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邪遜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武
定七年文襄崩暹爲文宣徙於邊賓客咸散遜遂徙居

陳留梁州刺史梁殺鬼以遜兼錄事參軍遜仍舉秀才
尚書按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爲五年已貢開封人
鄭祖獻計此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辭爭議右丞陽斐
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非遠
遜竟還本州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三年春會朝
堂對策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定
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
罷詔不報梁州重舉遜爲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外中
紀號又問求才審官又問釋道兩教又問刑罰寬猛又

問禍福報恩遜對辭理兼舉尚書擢第以遜爲當時第
一十二月清河王岳爲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
年文宣納梁貞陽侯蕭淵明爲梁主岳假遜大行臺郎
中使于江南與蕭脩侯瑱和解遜往還五日得脩等報
書岳因與脩盟于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尚書崔
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爲清平勤幹送吏部七年詔令校
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
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
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勃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
廉景係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
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刊定時祕府書籍紕繆者
多遜乃議曰案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
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
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
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刊定必
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
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
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祕書監尉瑾移尚

書都坐凡所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于時魏收作庫狄干碑序令遜爲之銘陸卬不知以爲收合作也陸操伏渾卒楊愔使遜代已作書以告晉陽朝士令魏潤色之收不能改一字八年減東西二省官更定選員不過三百參者二三千人楊愔言於衆曰後生清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就莫過樊孝謙几案斷割莫過崔成之遂以思道長兼員外郎三人並員外將軍遜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清河初爲主書參典詔策天統元年加員外郎居七八日行遇轜車嚬眉下淚指方相曰何日更當煩君一到數日而卒及崔方相送葬仍前所逢者遜死後定州秀才荀士遜繼爲主書才名相亞時又有茹瞻者字孝博東安人南州舉秀才清朗剛直楊愔將用之曰今日之選不可無茹生後卒於侍御史劉逖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太常卿芳之孫也芳自有傳父馘位金紫光祿大夫逖少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交游善戲謔文襄以爲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逖遠離家鄉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

會之所霸朝人十攸集咸務於宴集逖在游宴之中卷
不離手遇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
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天保初行定陶縣
令坐姦事免十餘年不得調其姊爲任氏婦沒入宮勑
以賜魏收逖遂爲收所提攜後爲開府參軍及文宣崩
文士並作挽歌楊遵彥擇之員外郎盧思道用八首逖
用二首餘人多者不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逖曰盧八
問訊劉二逖銜之乾明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送梁
主蕭莊還兼三公郎中武成時和士開寵要逖附之正

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時李愔獻賦言天保中被讒逖
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大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
復前憾曰高搥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尋兼散
騎常侍聘陳使主逖欲獨擅文藻不願與文士同行時
黃門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性沈密逖求以爲副又
逖姊魏家者收時已放出逖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逖
恐事泄亦不逼焉遷給事黃門侍郎脩國史加散騎常
侍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逖與
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甚得

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及武成崩和士開欲改元議者各異逖請爲武平私謂士開曰武平反爲明輔逖作此以爲公士開悅而從之時士開爲衆口所排婁定遠同輔政逖遂回附之使得西貨悉以餉定遠定遠外任逖不自安又陰結斛律明月胡長仁以自固士開知之未甚信忽於明月門巷逢之彌以爲實初逖名宦未達時欲事祖珽珽未原謂人曰我言彭城楚子應有氣俠唯將崔季舒詩示人殊乖氣望逖乃爲弟娶珽女遂成密好珽之將訴趙彥深和士開也先與逖謀逖乃告二人故二人得爲之計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逖始解士開所嫌尋出爲仁州刺史珽乃要行臺尚書盧潛陷逖許潛重遷潛曰如此事吾不爲也更戒逖而護之後被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戮時年四十九所制文筆三十卷子逸人開府行參軍仕隋終於洛陽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爲文清典見賞知音武定末舉司州秀才迄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爲主書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嘗有事須

奏遇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人莫不歡笑累遷中書侍郎號爲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亡年卒

後周

案周書不立文苑傳李延壽取王褒庾信爲目又以顏之推從齊入周故列於王庾之下顏之儀既之推之弟故列於之推之末今從李氏編此四人

王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祖騫父規並梁侍中皆襲南昌侯俱有重名於江左齊梁各有傳褒識量淹通志懷沈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人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往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梁武帝嘉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女妻之起家祕書郎襲爵南昌縣侯遷祕書丞宣城王大器簡文帝之冢嫡即褒之姑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以褒爲文學尋遷安成內

史及侯景陷建鄴褒寧輯所部見稱於時轉南平內史
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召褒西上帝與褒有舊相得甚
歡累拜尚書右僕射仍遷左丞兼參掌制誥褒既世胄
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升端右
寵遇日隆而褒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初
元帝平侯景及禽武陵王紀之後以建鄴凋殘方須脩
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僚皆楚人也並願
即都荊郢嘗召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
宗懍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瑴等曰建鄴雖是舊

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隣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
及矣臣等又聞荊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纂業
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基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
帝深以爲然時褒與尚書周弘正咸侍坐上乃顧謂褒
等曰卿意以爲如何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
言其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帝納
之然其意好荊楚已從僧祐等策竟不能用明日乃衆
中謂褒曰卿昨勸歸建鄴不爲無理褒以宣室之言豈
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不用於是不復言及魏大軍征江

後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褒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自勉勵被圍之後上下猜忌惟命褒與朱買臣褒衆出西陽之西門買臣大敗褒督進不能禁城陷褒從元帝入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為悽切之詞至此方驗褒與王克劉瑴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文帝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

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並荷恩眄忘其羈旅焉孝閔踐阼封石泉縣子明帝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游宴命褒等賦詩論談常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初除內史中大夫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政體既累世在江東為宰輔帝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少司

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
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帝許褒等通親
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其辭甚美尋出爲宜州刺
史卒官年六十四子鼐嗣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祖易齊處士名在隱逸傳
父肩吾梁贈中書令與伯父於陵同傳信幼而俊邁聰
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
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時父肩吾爲
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
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闈恩禮甚異
隆既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
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度支郎中尋
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
還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
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
城陷信奔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
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來聘西魏屬大軍南
討遂留長安江陵平累遷右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
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
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多識舊章爲政簡靜吏
民安之時陳氏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
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唯放王克殷
不害等信及王褒並惜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明
帝武帝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
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請託唯王褒頗與
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
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大象初以疾去職隋開
皇元年卒年六十九有文集二十卷文帝悼之贈本官
加荊雍二州刺史子立嗣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九世祖含從晉元帝渡江
官至侍中祖見遠齊御史中丞大協梁湘東王繹諮議
參軍以義烈稱世善周官左氏學協在梁文苑傳之推
早傳家業年十二遇湘東王自講莊老之推便預門徒
然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徧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
典麗甚爲西府所稱湘東王以爲其國右常侍加鎮西

墨曹參軍性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
湘東王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爲中撫軍府外
兵參軍掌管記值侯景陷郢州之推被執景頻欲殺之
賴其行臺郎中王則救免及景平還江陵時湘東王繹
即位以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爲周軍所破大將軍
李穆重之送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遇河水
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文
宣見而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
顧眄後從至天泉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

將勑示之推之推時在營飲酒孝信還以狀言文宣
乃曰且停由是遂寢後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軍
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雅大爲祖
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遷通直散騎侍郎俄領
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
館中皆受進旨所進文書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
待報方出之推兼善於文字常監校繕寫又處事勤敏
號爲稱職帝甚加恩接爲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
舒等之將諫也之推時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

人之推亦被喚入及勘審無名得免尋除黃門侍郎及
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illegible]急中計無所從之推因宦
者侍中鄧長顒進奔陳策[illegible]勸募吳士千人以爲左右
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納之以告丞相阿那肱等阿那
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
且守三齊地若不可保浮海南渡未爲遲也時雖不從
之推策然猶以爲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
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文學深見禮重尋
以疾終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又曾
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之推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
楚蓋不忘本也之推集思魯自爲序錄之推弟之儀字子
升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爲辭賦嘗獻
梁元帝荊州頌辭致雅贍帝手勑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
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
隨例遷長安明帝以爲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武帝初
建儲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爲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莊軍
有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
賞即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

車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
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爲帝所忌然以恩
舊每優容之及帝將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
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
遺詔以隋文帝爲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
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
升遐嗣子幼沖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
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嘗思盡忠
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

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之仕陳累遷
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爲講武賦於
坐奏之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歸國爲通直郎直
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備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爲五言詩
以見情文理悽切世以爲工作者無不吟詠未幾拜內
史舍人煬帝立顧遇彌密秘書監柝顧言博學有才空
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
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
詔起令視事拜見之自以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

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筯帝使謂之曰
方相委任當為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
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
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
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廷決入閤之
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勑書日且百紙
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此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
後從幸鴈門為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為賞
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事帝後之師乃復振及圍

解勳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
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
以備不虞帝不從但云卿是書生定猶恇怯于時天下
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
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諾而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
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損抑奏狀
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卿楊
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
聞賊頓如此義臣列降賊何多也世基曰鼠竊雖多未

足爲慮義臣尅之擁兵不少久在閫界此最非宜帝曰
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又越三侗遣太常丞元
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事稱李密有衆數萬圍逼京
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
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爲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
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得至帝
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建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
催運善達遂爲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
世基氣貌沈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爲

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意奢靡雕飾器服
無復素士之風孫氏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
頑鄙無賴爲之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
寶盈積其弟世南素有國士之風而清貧不立未曾有
所贍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之弑
逆也世基乃見害焉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人稱有家
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爲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
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已然
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

生何地感尊至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
刑人於是先世基殺之
柳䛒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惔梁
尚書左僕射梁史有傳父暉梁都官尚書䛒少聰敏解
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爲著作佐郎後蕭詧據
荆州以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
府遷内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爲晉王諮議參軍王好
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冑朱瑒等百餘
人以充學士而䛒爲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
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還作歸藩賦命䛒爲之序
辭甚典麗初王屬文斆庾信體及見䛒已後文體遂變
仁壽初引爲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
見親待每召入卧内與之宴謔性尤俊辯多在侍從有
所顧問應荅如響性又嗜酒言雜俳謔由是彌爲太子
所親狎以其精於内典令撰法華宗爲二十卷上之太
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與爲比煬帝嗣位拜祕
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閤言宴諷讀終
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

榻共席恩比朋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使匠刻木爲
偶人以像誓而施機關令能坐起拜伏帝每於月下對
飲酒輙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醻酢而爲歡笑從幸揚
州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誓撰
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懋梁太子中庶子
父亨梁黃門侍郎仕陳歷位衛尉卿懋亨俱有傳善心
九歲而孤爲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輙能
誦記多聞默識爲當代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
涉十五解屬文爲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
調極高此神童也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
度支郎中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
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
留縶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
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授
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
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服泣於殿下悲不能
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

是我誠臣也勑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馬二十匹
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闥
高祖召百官賜宴告以此瑞善心於坐請紙筆製神雀
頌奏之高祖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且召公
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坐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
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
祕書丞于時祕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倣阮孝緒七錄
更制七林各爲總叙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
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
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加攝
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黃門郎並如故
四年留守京師帝崩于仁壽宮煬帝祕不發喪先易留宮
人出善心爲嚴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任大業元年
轉禮部侍郎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
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爲學官其年副納言楊
達爲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
文述每日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爲御史大夫梁
毗所劾上方以腹心委述欲釋之付百寮議善心議免

述官帝竟宥述後數月述乃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
與周羅睺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爲祭文
謂叔寶爲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罪至不赦帝召
問有實善心自援古例事得釋然帝心惡之又太史奏
帝即位之年與堯時符合朝臣皆欲上賀善心議以國
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
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總戎東
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守給事郎帝嘗
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勑善心與崔祖濬

靈異記十卷善心父撰著梁史[illegible]善心述成之
志脩續家書爲七十卷又爲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
述其製作之意十年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
圍鴈門攝左親侍虎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
江都追叙前勳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
年宇文化及弑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
至許弘仁馳告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
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佪若此
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返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

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奉義以
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
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大負氣命捉來罵曰我好欲
放爾爾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遂殺之年六十一及
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封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心
母范氏梁舍人孝才之女也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
祖知之勑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
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
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
亦終

李文博博陵人也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
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
覆吟翫開皇中爲羽林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
知常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
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選用踈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
其語莫不欣然從之後直祕書內省典校墳籍守道居
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絕而清操愈厲不妄通賓客恒以
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

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
遷校書郎出爲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後道衡爲司
隸大夫遇於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奏爲從事因謂齊
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李文博得奏用之以爲歡笑
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玄齡相送出衢
路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爲從事故應
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
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本者須端其本今治源
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率直疾惡不知忌

諱皆如此類時朝政漫[illegible]人多賄賂唯文博不改其操
論者以此貴之遭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省校
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
從容問之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
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欲何爲者又秦孝王妃生
男高祖大喜頒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
悅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
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
功過無隱皆爾文博本爲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

太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政道十卷行於世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祖僧紹隱遁有高名南齊
累徵不起名在隱逸傳父山賓梁侍中亦自有傳克讓
少好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論語尤
所研精龜策曆象咸得其要年十四釋褐梁湘東王法
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遂
有脩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攬筆輒成卒章曰非君多
愛賞誰貴此貞心異甚奇之仕梁位中書侍郎梁滅歸
長安引為麟趾殿學士周武帝立為露門學士令與太史

官屬正定新歷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高祖受
禪拜太子率更令進爵為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
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
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
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
卒年七十上甚惜之二宮贈賻甚厚所著孝經義疏一
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
卷子餘慶位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為國子祭酒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梁尋陽太守梁史有傳

臻年十八舉秀才爲邵陵王東閤祭酒元帝時累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沒歸魏爲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爲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爲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幾伯下大夫高祖受禪進儀同三司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甚親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恍忽唯耽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自朝下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舍乎從者不知爲尋訥謂臻還家因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在乎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其子答云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之乃悟遂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噉蜆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其疎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一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崔儦字岐叔清河東武城人也父仲文比齊光祿大夫仲文附載其兄東兗州刺史悛傳儦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交善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大署

其户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得入此室初舉秀才爲吳外
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
兼脩律令尋除散騎侍郎使陳還待詔文林館歷尚書
郎與頊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儦李
若若每謂其子曰盧思道崔儦杳然崖岸吾所重也汝
其師之思道與儦嘗酒後相調儦曰偃邈無聞思道譏
儦云高曾官薄齊亡歸鄉仕郡爲功曹補主簿開皇四
年徵授給事郎兼內史舍人後兼通直散騎侍郎聘陳
還授員外散騎侍郎以聾常得無事一醉輒八日越國

公楊素時方貴幸重儦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妻聘
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坐素令騎迎之儦弊衣冠騎
驢而至素推令上坐儦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
而去竟罷坐後數日儦方來謝素待之如初詔授易州
刺史或言其未合乃追停儦語人曰易州刺史何必勝
道義仁壽中卒於京師子世濟

王頍字景文太原沂人梁大司馬僧辯之子也兄頒入
周仕隋卒於齊州刺史列在孝友傳頍年數歲值江陵
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顒

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嘆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徧通五經究其指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三十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頍所爲又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世稱爲博物又曉兵法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初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帝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頍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帝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頍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多頍之計也頍後數進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頍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謀不減楊素但爲言不見用遂至於此下能坐受禽執以成豎子之名也吾死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禽楊素求頍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頍所

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二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焉
諸葛穎字漢賢丹楊建康人也祖詮梁零陵太守父規
義陽太守穎年十八能屬文起家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
侯景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周
氏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餘年習易圖緯蒼雅莊
老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煬[illegible]為晉王時聞其名引為
參軍事轉記室及為太子除藥藏郎至即位遷著作郎
甚見親倖出入卧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
席共榻穎因間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治葛後錄

恩舊授朝散大夫帝嘗賜穎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
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
芳導後昆其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從駕
北巡卒於道穎性褊急與柳誓每相忿鬩帝屢責怒之
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鸞駕北巡記
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
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
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不事產

業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及至以客禮待之索其文集貞上三十三卷爲啓陳謝齊王覽集甚善之賜良馬四疋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良馬二疋未幾以疾甚還鄉終於家

孫萬壽字仙期一字遐年武邑武遂人也父靈暉爲齊南陽王綽大將軍司馬齊儒林有傳萬壽聰識機警博涉經史善屬文美譚笑在齊爲陽休之開府行參軍及高祖受禪勝穆王引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及典軍書萬壽本自善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贈京邑知友詩至京盛爲當時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上而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即爲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有集十卷行於世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

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辭賦歎美之仕陳爲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轉爲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爲校書郎以藩邸左右授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直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眄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綽爲銘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以學業幸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穎穎曰虞綽麤疎人也帝頷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其貴踞虛己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理其事綽曰羈旅薄遊與玄感文

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于邊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卓游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舍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者而告之竟爲吏所執坐斬江都綽所著詞賦並行於世大德爲令誅翦羣盜甚得人和與綽俱爲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乃爲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効信安吏人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不然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冑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黃門侍郎筠附載其伯父光祿大夫志傳列在梁史冑少有逸才仕陳歷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爲博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爲著作佐郎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四日因爲五言詩詔羣官詩成者奏之帝覽冑詩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冑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

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爲準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踈率不倫自恃其才鬱鬱於薄宦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爲諸葛穎所疾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游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爲吏所捕坐誅所著詞賦多行於世胄兄脊字元恭慱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書舍人陳亡與胄俱爲學士煬帝即位授祕書郎卒于官

度自直潁川人也父持陳太中大夫自有傳自直少好學沈靜寡慾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爲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特爲帝所愛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宇文化及作逆與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

於施公受書於張沖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
史善屬文能持論中書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
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爲客館令隋遣魏澹聘
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爲啓陳主曰敬奉弘
慈曲垂餞送徽以餞送爲重敬奉爲輕却其啓而不奏
澹曰曲禮云士敬客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宗
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
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
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爲輕竟何所據徽難

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爲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
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
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於子則有敬名
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並極高極尊乎至若
敬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
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爲義雖是不輕
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
隅未爲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滅爲州博士
秦王俊聞其名召爲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途令徽於

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爲萬字文又遣撰集字書名曰韻纂徽爲之序俊薨晉王廣復引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爲序煬帝嗣位徽與著作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玄感兄弟重之數相往來及玄感敗凡所交關多罹其患徽以玄感故人爲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徽爲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至隴頭發病而卒時又有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彥孔德紹劉斌並有

才名事多遺逸常得志京兆人爲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第爲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爲時人所重復爲兄弟論義理可稱尹式河間人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漢王阻兵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亦俱有儁才名顯於世劉善經河間人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祖君彥見其父珽傳孔德紹會稽人有清才官至京城縣丞竇建德署爲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劉斌南陽人祖之遴梁史有傳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司功書佐竇建德

署爲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爲劉黑闥中書侍郎與黑闥
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文苑傳第二

通志一百七十六